

大学

的退却与坚守

DAXUE DE TUIQUE YU JIANSHOU

陈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大学

的退却与坚守

DAXUE DE TUIQUE YU JIANSHOU

陈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的退却与坚守/陈嘉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5482 - 0071 - 0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高等学校—学校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699 号

大学的退却与坚守

陈 嘉 著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蔡红华 李 平 戴龙宝

装帧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44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071 - 0

定 价: 26.00 元

地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前言

如果以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在 1088 年的诞生作为现代大学诞生的划时代标志之一，那么，现代大学发展到今天，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尽管大学发展的历史是坎坷的，路走得也是极其艰辛的，但是，没有人怀疑大学仍将会矢志不渝地一直走下去。毕竟大学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大学现在是，将来也一定会是无数人人生理想的驿站、思考的港湾和思想的摇篮。大学凝聚着美好的梦想和期待，大学，就像一块肥沃的处女地，等待渴望真知、追求美好的人们去耕耘和开垦，种下希望，收获未来。

但是，大学的诞生如新生婴儿的啼哭，使世人欣喜之余，却不免产生了众多的困惑，就犹如人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一样，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大学是什么？大学从哪里来？经沧海桑田，历风云变幻，已自有公论。而大学要到哪里去？却不是一个马上可以回答得出的问题，无数的哲人先贤，无数的莘莘学子都曾殚精竭虑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只要人类的文明还需要薪火相传，人类还需要文化的阳光哺育，大学就不会也不应该被边缘化。而只有搞清楚大学的发展方向，才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寻找现代大学的象牙塔精神	1
传统恒久远 精神永流传	2
缔造民主精神 追求平等自由	3
大学·大师·大楼	5
哲学与大学的“原生态”精神	8
浅薄化阴影中的大学	16
第二章 大学教育与人的教育	24
人性教育孕育个性教育	25
大学扩张与教育主体内涵的空洞化	31
教育责任与责任教育	40
道德高度决定发展高度	47
寻找大学教育之“本”	52
第三章 教学变革与教育真谛的秉持	62
摆脱教学困境的对策与出路	63
教学方法的守成与创新	72
大学教学中的批判性思维培养	76
去“哲学化”倾向对大学教学的影响	83
教学团队的建设与教学质量的提升	90
注重和尊重教学学术	99
第四章 大学科研和学术生态的净化	110
大学科研“生态环境”的营造	111

第一章 寻找现代大学的象牙塔精神

现代大学的诞生殊为不易，它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开出的最绚丽的花朵，其生命力之强，以至于历经千年而不衰，跟它理想的伟大和精神的崇高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大学的理想和精神赋予了大学真正的生命力，也支撑着大学艰难却又坚定地跋涉。然而，在现代大学近千年华诞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提出，今天的大学还有理想可言吗？大学还有精神支撑吗？尽管这是近乎荒唐的发问，但是很遗憾，大学的理想和精神在今天许多的大学身上确实是已经不甚清晰和明了，有些甚至已经彻底消失了。在我们苦苦追寻现代大学前进步伐的时候，在我们崇尚科学理性的今天，理想和精神已经被物化，甚至是被世俗化和功利化了。盘踞于象牙塔光环中的大学固然有故步自封的嫌疑，但过分世俗和功利的大学是很难实现一种对人的启蒙和达到真正的教育目的的。纽曼曾经说过：“大学的存在，是作为达到伟大而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平凡的途径，是塑造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其“伟大”的含义首先应该是包含着理想和精神的伟大，大学的理想和精神应该是无论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都能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使所有心灵迷茫的人感受到力量、勇气和信心，并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大学的理想恒久远，精神永流传，这应该是大学的福音，也会是人类的福音。

大学曾经被誉为象牙塔，大学精神也被称为象牙塔精神，它还象征着高贵、永恒和不朽，更象征着人们对大学寄予的精神期盼。时光在流逝，但对于大学而言，我们应该找回它的高贵和永恒。

传统恒久远 精神永流传

现在，中国的大学用门庭若市和趋之若鹜来形容并不过分。文凭、学位泛滥、贬值，教学、科研被涂抹上功利、虚假的色彩，在此背景下，世俗社会中的大学就既不可能超然物外，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所谓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学传统的贬值和大学精神的功利化倾向问题。

如今，提起“传统”和“精神”，很多人是颇为不屑的，因为“传统”和“精神”在某些“现代人”的眼里已经“堕落”成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来崇尚传统与精神，但当前，社会常常轻视传统的继承、精神的弘扬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也不例外。现在很多大学动辄要上层次、上台阶，动辄要向哈佛、剑桥看齐，或者最起码也要向北大、清华看齐，然而这种看齐不管它是否符合实际，却至少暴露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大学的短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其视大学传统和精神为草芥。创名校本来如做做“大餐”，它需要精心调制，耐心烹饪，如果希望大学速成，那就像快餐一样，虽快捷却无嚼头，单调而乏味，更遑论营养全面了。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在“名校速成”的过程中，在大学城的同质化建设中，我们许多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大学，其积淀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统与精神正在逐渐丧失。而这种积淀于大学灵魂和血脉之中的大学精神一旦枯萎，再想让它焕发生机将是无比艰难的，更不用说去简单地“移栽”或“复制”一所名校了。

1907年，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在哈佛校园的演讲中说：“我们相信民主的活力在于多样化，在于各种思想的相互补充，相互竞争。有继承才能有发展；大学需要风格，风格来自传统。”寥寥几句道出了大学传统的真谛，也告诫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大学现代化之路。期望所有的大学都去适



应一种单一的模式和风格是很荒谬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可我们今天部分大学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模式却总给人一种邯郸学步之虞。同时，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对照一下“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一个民族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至今仍令人深思的话语，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是有点儿缺“钙”？看不起传统，是人类的短视；看不到传统，则是人类的悲哀。面向世界的中国大学，在面对传统的时候，当敝帚自珍。但愿我们的大学不要再轻易失去来之不易的传统与风格。一所大学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那么这所大学就是有品位的，是不媚俗的；一所大学有了自己不朽的精神，那么这所大学也会是不朽的！如果一所大学有哈佛大学与真理相知的精神，有北京大学兼收并蓄的勇气，有清华大学厚德载物的博大，又有谁敢说这样的大学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呢？

缔造民主精神 追求平等自由

大学应该是有理想的，这是一个事实，大学的理想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应该是所有追求真理的人共同的精神寄托。但更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维系所有人获得民主权利和平等价值的场所。“大学主要关心普通人，赋予进入大学的人以远见和灵感，并不完全是大学的功能所在。大学的光荣在于培养有教养的人。”可见，现代大学诞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让每一个成员享受民主和平等的教育权利，这也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基本条件之一。而时至今日，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应该说是最不能原谅的社会不公。现在，“弱势群体”这一称呼常见于报端，但至少大学里的受教育者是不应该有强弱之分的，强调每一个人的民主精神和思想平等是大学的操守，也是大学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阻止一个在智力或性格与体力上属于强者的人取得凭天赋能力所能取得的成绩，其不公正、不民主和犯罪的程度正如阻碍一个

弱者在于与同伴竞争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一样。”

“平等”一词现在常挂在嘴边，诸如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人格平等、精神平等……它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平等的渴望和追求。《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平等”，即“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但这种解释却缺少了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即人们在教育方面也应享有相等待遇，而实际上这绝不是词典的疏忽，它至少说明在今天这个时代，孔子的“有教无类”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大学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反映”，此话想来是何等沉重又是何等深刻。大学永远无法也不可能使每一个受教育者在物质方面实现平等，但它对精神和思想平等的倡导和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物质的贫乏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的卑微，他（她）也许家境贫寒，也许出身低微，但却绝不妨碍他（她）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还在潜意识中把受教育者分为三六九等，那么大学谈何精神与品位，谈何服务于社会呢？和谐社会、均衡发展，实际上从一个方面来说不就在于考量大学面对平等的道德取向吗？

法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过：“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道德问题，所有的道德问题都是教育问题。”此话乍听不免感到片面和偏激，但仔细想来却也启迪我们必须更加辩证和深刻地看待今天的教育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满意当前的社会现状，我们也许只能责怪自己，因为在抱怨我们自己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面前遭遇不平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大学教育已经为这种种不平等埋下了祸根。大学不是道德的改良所，但一定是道德的发源地，因此，说到底，大学自身非常需要平等精神的滋润与哺育，同时，大学也需要缔造平等的人文环境。只要想想大学培育出来的千千万万颗携带平等基因的种子会在社会这块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大学就会是功德无量 and 超凡的。只有大学的品格和品



性是超凡的，大学的品位才会是脱俗的。

民主与平等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是维系社会和人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承认人的民主和平等的权利，尊重人的民主和平等意识，也是考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一员，大学对社会的改造和推动，都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学应该成为使人具有这种能动性的发源地。

大学·大师·大楼

大学发展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每一所大学都希望有不同凡响的声音让世人永记，但什么样的大学才是超凡脱俗的呢？除了永恒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形象，别无他物。而有了这两者，大学才是卓尔不群的精神家园。形象乃是大学之形，精神乃是大学之神，而一所大学如何才能做到形神兼备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20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20 世纪 30 年代，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0 世纪末，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大学的一位学生提出了大学应该是“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不管是出自大师大家之口，还是莘莘学子之文，都振聋发聩地揭示出了大学精神、大学理想及大学的宗旨，使今天的大学不得不三思而行。尽管这三所大学时至今日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三所曾经相处一地，至今天南地北的大学在今天却仍然还有惊人的相似——都有年代久远且风格独特的建筑物，更惊人相似的是，这些“大楼”产生之时，我们也看到了大师的诞生。似乎可以这样说，那个年代是需要大师，也产生了大师，需要大楼，也产生了大楼的时代。那么，到底是大师催生了大楼，还是大楼孕育了大师呢？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今天的大学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过分。随着我国综合

国力的提升，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各个高校的办学实力在近十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学里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称得上高大雄伟、富丽堂皇，为各个高校增添了不少现代化的气息。不过，面对这些高楼大厦，人们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当翻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目光偶然间落到历经90年风雨沧桑却朴实无华的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顿时让人内心有所触动和感动。

资料记载，1919年落成的清华图书馆，建筑面积只有区区2100平方米。1931年再次扩建，面积达到了5200多平方米，与1919年的旧馆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师生一走入殿堂就会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老图书馆那高大的墙壁、落地的木窗、安静的房间、磨砂玻璃的地板，以及那一股若隐若现的书香味，都让人觉得这才是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潜心研究学问的地方。特别是当你的视线接触到老图书馆外墙上爬满了的或红或绿的藤蔓，看它们风姿绰约地在风中摇曳之时，一切都仿佛散发着清华浓郁而久远的文化气息。那浩如烟海的知识，那汗牛充栋的图书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与活力。这时，从读者心中涌出的是丝丝柔情，是阵阵感动。这温馨、和谐的环境甚至使得艰苦卓绝的科学探索之路都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真的，当你漫步其中时，当你仔细地用心去聆听、去体会时，历史就是现在，现在就是历史。这一切使人坚信，图书馆蕴藏着知识、学术，但它更是一种传统与精神的象征。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从这低矮的图书馆里陆续走出了梁思成、费孝通、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曹禺、钱钟书、季羡林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后来的学术泰斗。为此，说这座不起眼的建筑孕育了大师当不过分吧。可以说，这座大楼已与永恒的大师融为一体了！

事实上，这座图书馆并不高，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它却都如此诱人而伟大，看来一所好大学是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成了一所学校精神的化身，成了一所学校永不褪色的“名片”了。大师可以使大楼蓬荜生辉，



大楼也可以使大师英名长存，二者交相辉映，使人感慨万千。也难怪有学者撰文说：“今天的大学还能像这图书馆一样，使自身和传统自然地接续起来，以一道围墙，把知识的尊严守护起来，成为学术和精神的象征么？”^①

但是很遗憾，今天的大学大楼盖了不少，也确实堪称“大”楼，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实在不多，更不用说能在我们思想上烙下印记的了。有许多东西，不仅需要眼睛，往往更需要用心去感受、去体验。看看现在高校建筑中那千篇一律的建筑样式，几乎就和那千篇一律的校规、校训一样肤浅而单调，毫无个性和特色可言，更遑论大学建筑所应体现出的美学深度了。更可怕的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建筑物大量充斥和堆砌在大学校园内，破坏人的感官享受，消解人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甚至是割裂了大学的过去和现在，导致整个校园文化传统难以传承，氛围和格调难以提高。即使是一些富丽堂皇的大楼，给人的感觉也是冷冰冰的，可敬而不可亲，只能使你感觉到它们仅仅是一个建筑学上的概念，而缺乏一种对人真实、温馨的关怀。这样的大楼，实际上人们是很容易忘却的。这一切是否是因为我们的大学今天需要的是日新月异，需要的是跨越式发展，至于人应该“安放”在哪里，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倒好像并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了。

为此，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为什么以前的大楼屈指可数，可大师辈出？而今天的大楼鳞次栉比，可大师却寥若晨星？为什么今天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程度远胜于昨日，可像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大礼堂，像北京大学的红楼、未名湖，像云南大学的会泽院、至公堂，等等，却只能出现在我们的回忆中，只能让我们去抒发思古之幽情呢？想到此，我们不能不很痛苦地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大师是卓尔不群的，所以造就他们的大楼也是卓尔不群的；大楼是出类拔萃的，所以

^① 参见《读书》2001年第9期，第32页。

成就的大师也是出类拔萃的。看来，大师和大楼这两种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或许本就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吧。可我们今天有什么呢？

“昔人已乘黄鹤去，然而此地空余黄鹤楼。”很多大师已驾鹤西去，然而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于他们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今天都成了各所大学的一道风景，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那些历经沧桑却又极富代表性的建筑物就是逝去的大师们灵魂的安息地和永恒的墓志铭。要说我们今天的大学还缺少什么，那么现在的高楼大厦是既需要安放平静的书桌，更需要用新的精神、灵魂和动力来滋润与充实，否则大楼就仅仅是大楼，它永远无法孕育与成就大师。

时光匆匆流过，涤荡了许多东西，也留下了许多东西。21 世纪的中国大学比任何时代都责任重大，也比任何时代都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有大师诞生。但仅有渴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梳理和改变我们的大学观念，我们还必须持之以恒地努力。只要我们恪守这样的原则，即大学应该是一个人们可以进行合理的辩论而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地方，它是拥有宽容而不是歧视的地方，人们可以自由公开地寻求真理，那么出类拔萃的大师和卓尔不群的大楼应该是会应运而生的，由这样的大师和大楼构成的大学所孕育出来的人，才会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样的人也才可能真正做到“会泽百家，至公天下”。

大师、大楼，都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我们今天都需要，只是我们今天应该用什么来塑造大师和大楼以及不朽的大学之魂呢？

哲学与大学的“原生态”精神

大学精神的丢失和寻找成了今天中国大学研究的一个主流话题，而“原生态”——一个表现了今天的人们对返朴归



真的情感渴望和对现实世界精神失落而失望的词，也许会对我们寻找大学精神有所启发吧。

对大学来说，大学精神犹如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或缺的，而大学的“原生态”精神就是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从本质上代表了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学已经从萌芽时的无足轻重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角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和社会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与冲突，特别在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进行物质量化的时代，大学精神的缺失，甚至消失也并不会让人惊奇。因此，新的时代需要我们用新的思想观念弥补大学精神的缺失，为大学精神注入新的活力。

今天大学改革的各种理论探讨无疑是推动大学前进的巨大力量，尤其是无论哪个层次的大学，都想从理论当中找到一条终南捷径，以期迅速实现预定目标的时候，理论指导实践的意义凸显无遗。但正如黑格尔所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人们最无知的东西。对照之下，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我们把眼光投射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已忘却了脚下安身立命的土地，甚至忘却了大学精神的真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的历史不过百年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理论根基缺乏一种源自于自己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濡染和世界文化精华的辐射，那么这种理论是既狭隘又缺乏生命力的，更遑论去指导实践了。

对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重视和尊重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而适时地汲取人类思想的精华，尤其是接受哲学思想的哺育是我们当前高等教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是对自己时代的人类性问题的理论自觉。21世纪的哲学，就其根本使命而言，就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哲学

智慧和哲学理念。”^①那么从哲学当中，或者说从哲学思想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哪些对新时代的大学发展有益的哲学智慧和哲学理念，从而弥补大学精神的缺失呢？也许我们应该从必然和偶然两个方面看一看哲学对大学的影响，以及从哲学发展与大学发展的角度去了解、探讨两个基本问题：大学精神是什么？大学精神应该是什么？

一、大学精神是什么？

关于大学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从大学诞生之日至今，就有无数的哲人先贤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探索。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发现非常有趣和巧合的一点是，凡是大学和大学精神得以迅猛发展的时代往往是哲学复活或者是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比如在欧洲，在黑暗的中世纪，当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粗具大学雏形的时候，“我们便不难理解，大学这个巨大的社团，与国家有着频繁而直接的接触，而它的根源又直抵中世纪社会的最深处，原本就该有这种有序的精神、组织的精神、严格管制的精神所促动，因为这样的精神是最普遍地渗透在那个时代所有机构中的”。^②“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巴黎大学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环境之力的产物，也是社会的自然产物，并且也许比其他的任何机构都更好地表现了社会。”^③在此，大学这个新生儿谁又能说不是文艺复兴的精神和人类哲学思想复活的产物呢？此时，哲学思想成了大学这个新生儿为了寻找人类世界微弱的灯光，却必须走进最深黑暗的精神支柱。19世纪，在现代大学诞生地的德国，其大学的成长和成熟是居于人类精

① 孙正聿：《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

②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③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神世界之巅的哲学思想、哲学精神的阳光和雨露沐浴的结果，当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这些思想和哲学巨匠相继诞生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大学“象牙塔”从而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一面旗帜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其现代大学发轫于一场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的新文化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实质却又是一场思想启蒙和哲学复兴的运动，当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收并蓄”成为我们今天大学梦寐以求的目标的时候，谁又真正领悟了其中蕴涵的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意义呢？

以上种种事例可以大概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即大学的命运总是和哲学的命运交织、纠缠在一起，至少在精神上是水乳交融的，哲学兴则大学兴，反之亦然。这绝非偶然，因为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其精神之树就深深植根于哲学这块土地上，在今天看来，枝繁叶茂的大学之树就是因为一直受到哲学思想的洗礼和扶持才显得生机勃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当大学之船航行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往往是哲学作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灯塔，引领大学前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就是哲学的结晶。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阐述道：“大学并没有在明确的界限内画地为牢，正相反，它受到了鼓励，把眼光尽量放得更远。所以，自此之后，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觉得如果大学不包含人的学问的多种分支甚至所有分支，那么，它将永远不会完成它真正的使命，永远不会实现它真正的特性。”^① 普西在《学者的时代》一书中认为：“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② 赫钦斯则认为：“大学具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使命，这就是思考。大学是独立思考的中心，既然它是一个思想中心，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那

① [法] 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② 刘宝存：《何谓大学——西方大学概念透视》，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4期，第9页。

么它也是一个批判的中心。”康马杰更是言简意赅地指出：“毫无疑问，大学是理性的堡垒……大学也是社会的良心，否则就不是大学。”这些对“大学”的分析和判断既包含着无数人对大学的期待，更体现出了大学本身所具有的求真、反思、批判、创新、辩证的哲学精神特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发展孕育、造就了大学之体，而哲学思想和精神则赋予了大学之魂。

反观现实，当今天的大学似乎都在顺应一种历史潮流而动的时候，在拼命“超英赶美”的时候，却忽视甚至放弃了对自身发展的底蕴，尤其是对精神堤坝的夯实和哲学精神境界的提升。以现实为例，现在的不少大学缺少对哲学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哲学思想的创新和积累，以及哲学方法的思索和改进，这种种缺陷使得今天的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时偏离了航向，并使得大学由于缺乏一种科学的、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和观念的指导而显得心浮气躁，也由于缺乏一种哲学精神的砥砺而显得急功近利。比如，“跨越式发展”演化成了一种面子工程和高等教育感性战胜理性的借口；“教育产业化”更是把教育本身的公益性、公平性原则践踏得一钱不值。短视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使今天的大学看起来更像一个培训工匠的场所——教师整天忙于评职称、跑课题，学生整天忙于考级、拿本、获证，大学笼罩着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气氛和市场经济的商业气息，办大学的、教大学的和读大学的都似乎忘记了大学精神是什么，忘记了大学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砥砺和升华，一句话，忘记了大学的“原生态”精神，这也就无怪乎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①而在《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一书中，刘梦溪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清

^①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载《读书》2004年第2期，第99页。

